

當太行山脈的輪廓被鑿刻進冰冷的鐵板，當千年銅雕在火焰中幻化出虹彩，郭海博用近40年光陰，將鐵板浮雕從無人問津的嘗試，鍛造成承載民族記憶的非遺名片。這位中國工藝美術大師，從傳統金屬鑿刻中汲取養分，以鐵板為創新載體，用白蠟木與柳木替代膠板，讓堅硬的金屬「講述」人文故事；更以獨門彩銅燒色技藝，讓雕塑掙脫色調束縛。從石家莊的工作室到巴黎的展場，從父親掄錘的身影到女兒郭墨涵的校園課堂，郭氏父女用堅守與創新，讓鐵板浮雕這門「堅硬的藝術」，在非遺傳承的脈絡裏開出「藝術之花」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瑩茵 河北報道



●從郭海博作品《醜娃》細節可見，孩童身上斑駁的衣物紋理凹凸有致。



●郭海博作品《岡仁波齊》細膩呈現藏族風情。

郭氏父女與鐵板浮雕的守正創新路

●郭海博悉心指導女兒創作。



走進郭海博的工作室，60多歲的他掄起錘子，精準地落在鐵板上。「叮叮噹噹」的聲響裏，冰冷的金屬逐漸顯露出太行山的溝壑，最終「綻放」成一幅立體的浮雕。作為郭氏鐵板浮雕的創始人，他用一把錘子打破了「金屬只能做器物」的偏見，讓堅硬的鐵板化身藝術品「說出時代故事」。

一場「硬碰硬」的冒險

1974年的北京天安門廣場，年少的郭海博佇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，那些凝固着歷史重量的紋路在他心裏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記——許多年後，他回憶道，這便是與雕塑藝術結緣的起點。

30多年前，郭海博的生活被一把錘子徹底改變。彼時他沉迷於泥塑，卻總因作品易碎而遺憾；轉向銅料，卻因成本高昂難以持續創作。直到某天，「能不能用鐵板試試？」這個念頭像火星落入乾柴，點燃了一場「硬碰硬」的冒險。他發現，鐵板雖在錘鍛時會裂出紋路，卻在千錘百煉後顯露出驚人的生命力：山岩的嶙峋、老樹皮的褶皺、石塊的滄桑，都能在冷硬的金屬上活過來，透着蒼勁的生趣。

但傳統金屬鑿刻依賴金銀銅等軟質材料，依託膠板塑形，而鐵板硬度是銅的三倍，一錘下去就能把膠板砸得粉碎。郭海博索性把家裏的雜物間改造成工作室，親手置辦工具，從零開始啃下技法難關。他三年裏試遍20多種木材，只為找到適配鐵板硬度的輔助材料，最終發現白蠟木的緻密肌理適合「錘鑿陰紋」，柳木的韌性能實現「起鼓」的立體效果——這成了鐵板浮雕的核心技法。

工作室一面牆上，近百種工具排成方陣：0.3公斤的細鑿專刻細紋，3公斤的鍛錘用來鍛打山石，帶弧度的鑿子為「太行雲海」量身定製。每一件孤獨、刃口，都凝結着郭海博的試錯經驗。

錘下無界 讓鐵板「說大故事」

30多年來，他用廢的鐵板以噸計算，投入超百萬元，終於從無數次失敗中淬煉出16道完整工序：從設計稿樣、拓稿、勾鑿陰紋輪廓、錘鍛、校平，到除銹、燒藍、拋磨、燒色、打蠟……每一步都凝結着血汗。

最驚人的突破是彩銅燒色技藝。他手持噴槍，等待火焰溫度調整時眼神專注，「溫度一定要控制好，差零點幾度，顏色就會發生變化。」火焰舔舐銅板坯料的瞬間，銅面在一秒內躍變出金黃、緋紅、翠綠等多種色彩。他告訴記者：「每種變化都發生在毫秒之間，這需要創作者有十足的經驗和對火候的精準把控。」為掌握這

「一秒的魔法」，郭海博花了近三年的時間，記錄下不同火焰強度對應的色變規律，最終讓銅雕掙脫了單色調的束縛。

傳統金屬篆刻多聚焦吉祥紋飾，郭海博卻讓鐵板「說大故事」。太行山脈的雄奇、鄉土百姓的質樸、抗戰英雄的剛毅，都在他的錘下有了生命。《長城腳下美麗鄉村》裏，千次輕錘勾勒出太行石屋的質樸，毛驢馱筐靜立，磚石紋理間凝聚着鄉村的厚重過往；《醜娃》中，粗糲的布料質感在錘痕與鑿印中鮮活呈現，孩童瞳孔處的「點睛」技法，讓目光有了穿透人心的力量。

「鐵板的剛性，最適合講有力量的故事。」他每年深入太行山采風，石屋的斑駁、老農的皺手、牛犢的姿態，都成了創作的原型——《醜娃》裏的孩童，是他在山村小學遇見的害羞小孩；《岡仁波齊》裏的藏獒，來自藏族姑娘身旁的守護神。從吉祥紋飾到人文敘事，他讓鐵板跳出「工藝品」的範疇，成了時代的記錄者。

在「知行合一」中沉澱匠心

工作室牆上，「知行合一」的書法作品引人注目。「這四個字是我一輩子的創作指南。」郭海博擦拭着鑿子，「在行中知，在知中行，二者缺一不可。」

對他而言，「知」的第一步是扎根生活。從1997年至今，他堅持深入太行山采風，把采風的所見所感化作鐵板上的肌理。而「行」，則藏在日復一日的錘擊中。他常說：「技法書能教『知』，但手上的力道、錘擊的節奏，得靠成千上萬次練習才能悟透。」為了讓鐵板上的岩石更逼真，他敲壞數塊鐵板才摸索出「重錘定骨、輕錘出紋」的訣竅。

這份「知行合一」的堅守，源於他對創作最赤誠的熱愛。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。」郭海博笑稱，自己把別人看電視、聚會的時間都錘在了鐵板上。這種熱愛讓他對「成功」看得很淡：「沒想過當大師，也沒想過作品能出國，就是喜歡跟鐵板較勁。」

正是這份純粹的熱愛，讓「水到渠成」成了自然的結果。從最初的廢鐵堆成山，到作品入選國家級展會；從沒人懂鐵板浮雕，到成為省級非遺；從自己摸索技法，到與女兒郭墨涵合著《郭氏鐵板浮雕技法》……郭海博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實。

鐵板不語，卻記錄着一位匠人的40年時光；錘聲不停，正敲打着非遺傳承的新節拍。工作室的燈光映照在鐵板上的錘痕，那些深淺不一的印記，恰似一位匠人用40年時光，在時光裏刻下的「知行」密碼。



▲郭海博鐵板浮雕作品《長城腳下美麗鄉村》。受訪者供圖

四十年匠心鍛打 鐵板開出藝術之花

●郭海博現場展示彩銅燒色技藝。



郭氏鐵板浮雕

話你知

郭氏鐵板浮雕是河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，其製作技藝以各式錘、鑿為工具，依託一套成熟的技法，在特定厚度的鐵板上，通過鍛打、鑿刻等手段，製作兼具實用性與觀賞性的鐵浮雕或鐵器製品。其作品風格獨特，善用鐵板的原色與材質特質，呈現出黑白相間或點綴色彩的素描般視覺效果；金屬本身的質感與特殊肌理交融，形成了獨有的藝術魅力，諸多佳作在各類博覽會上屢獲殊榮。

一把錘子的跨國傳承



●郭海博四位留學生弟子手持「我愛中國」鐵板浮雕作品合影留念。受訪者供圖

「你看這張照片，」郭海博翻出手機，指着屏幕笑道，「這四個留學生孩子給我行了正式的拜師禮，是我的海外弟子。」照片中，四位異國青年手捧着「我愛中國」的鐵板浮雕，對着鏡頭笑得燦爛。

「語言不通，就用手勢比畫力度。」郭海博回憶道，留學生初學時連「錘」「鑿」的中文發音都生澀。他們從零開始練習「錘鑿陰紋」「起鼓」等核心技法，逐漸掌握了在金屬上「作畫」的訣竅。郭海博從不吝蓄技藝傳授，「不必強求他們成為傳承人，」他常說，「能讓世界通過鐵板了解中國的工匠精神，就夠了。」

弟子們的成長，是鐵板浮雕「出海」的縮影，而郭墨涵肩負的，則是帶着作品跨越山海的重任，她讓冰冷的鐵板成為了流動的文化名片。2023年，作為「河北青年研學旅遊推介官」，郭墨涵隨河北省文旅廳走進西班牙、法國。在盧浮宮的展台上，她帶來的彩銅浮雕《喜鵲登梅》《孔雀圖》成了焦點，讓更多人看到了中國金屬浮雕高超的技藝水平。此後，她緊跟河北文化走出去的步伐，多次參與國際文化交流活動。不同於傳統展陳的「遠觀」，她特意將金屬文創產品帶去



●郭墨涵在「香港河北文旅周」介紹鐵板浮雕作品。受訪者供圖

海外，廣受外國友人歡迎，讓非遺從展台藝術品變成海外家庭的「日常陪伴」。

回望走過的路，郭墨涵眼裏總閃着光亮：「能帶着這門手藝走出國門，是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事。」她向記者分享被河北省婦聯推舉為北京冬奧會火炬手的日子。那時，她創作了一系列迎冬奧作品，在現場展示了鐵板浮雕。她表示，希望在國家平台上展示中國藝術家製作的藝術品，「讓更多國家的人看到中國優秀非遺文化。」如今，無論是校園藝術館裏外國留學生的體驗課，還是國際展場上觀眾好奇的追問，都讓她更加堅定：「要繼續帶着作品走出去，帶着真心去交流，讓世界看到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。」

非遺課堂進大學 讓鐵板浮雕「潮」起來

河北工業職業技術大學的選課系統裏，「工美匠心——鐵板浮雕」課程總是剛上線就被秒搶空。這門讓學生追捧的美育課程，背後是「80後」非遺傳承人郭墨涵的用品。



●郭墨涵為學生講解鐵板浮雕作品。受訪者供圖

技藝的「宣傳員」。

校園之外，她的「傳播網」越織越廣。石家莊灣里廟步行街的民間文藝名家工作室裏，研學課程覆蓋全年齡段。從幼兒園孩子的趣味捶打，到老年人的休閒創作，連外國遊客都忍不住掄起錘子試試手感，鐵板浮雕真正走進了市井生活。近年來，這裏接待了40餘場國際文化交流考察團，接待專家、學者、國際友人及其他社會人士參觀、學習、訪問、交流累計兩萬餘人次。如今，越來越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們慕名前往工作室，近距離欣賞鐵板浮雕藝術，領略其獨特的魅力。

課堂上，郭墨涵摒棄傳統技藝傳授的「高冷感」，用預製好的模板讓學生快速上手，用迷你鑿子降低操作難度，16道核心工序被提煉成

「40分鐘體驗課」——零基礎的學生也能在她指導下，敲出一幅屬於自己的作品。這種「輕量化體驗」，不僅降低了非遺的接觸門檻，更讓年輕群體主動成為

技藝的「宣傳員」。

從父親郭海博「十年磨一技」的堅守，到郭墨涵「讓技藝走出去」的開拓，父女倆形成了「堅守傳統根基+拓展傳播邊界」的傳承閉環。

▼郭海博早期在小工作室內鑽研鐵板浮雕製作技藝。受訪者供圖

